

夜郎古国觅诗踪

■ 闻山

到了遵义，闻到茅台酒的芳香，就不能不想起诗仙李白，想起古夜郎国。

随访问组进入重庆贵阳高速公路工地，长四华里的双向隧道已从娄山关底下穿过。往北都是崇山叠嶂，高速公路就在山腰云雾中隐现。过深谷，架起百米高桥；穿大山，钻进八里长隧。到2006年底，坐汽车从贵阳到重庆将只要五小时。这个速度让我想起古夜郎国，在古代它是多么偏僻闭塞，而现在中国工人和工程师们在这里用高科技建造世界最困难的道路工程，让中国加速前进。我们来到工农红军长征打过胜仗的桐梓县，听说这就是当年夜郎国的地域。果然在小镇街上，看到了“新夜郎浴城”的招牌。眼睛一亮，如获至宝。这神秘的名称想了几十年，终于今天会面了！看见这个“浴城”只是只小店，不禁想起“夜郎自大”这句古话，觉得有趣。

几天里，议论纷纷。贵州的同志肯定这儿就是古夜郎国，湖南的同志则说，夜郎在他们湖南。我关心的不仅这里是不是夜郎国地域，而且要寻找李白的踪迹，这就更困难了。当地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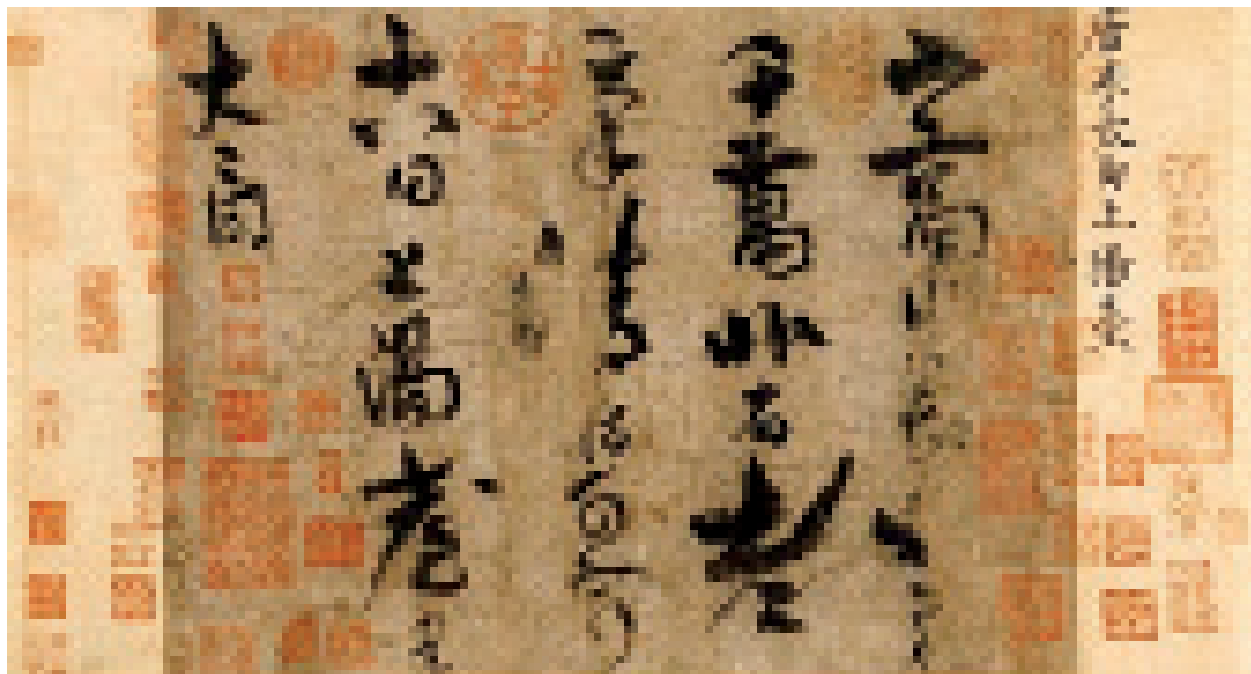
知道不少传说，但是文字记录却很难找。有人说，李白的确被流放到夜郎。湖南的同志却讲，诗仙被贬夜郎，但到半道就遇赦回去了。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书中说，乾元二年（759）三月，曾有过一次赦令，李白便得到赦免。但郭沫若的判断并不能解释李白在夜郎久居写的那些诗的内容。据说此事已争论多年，连遵义的作者写文章也很谦虚，

不下定论。

跑了十天后回到北京，累得几乎垮台。但心里老放不下夜郎国和李白，待喘过气来，便捧起了王琦辑注的《李太白全集》和另几部书，查找有关夜郎的诗以及其他文字根据。经过一番仔细阅读思考，觉得大有收获，愿将寻觅到的可供论证的史实提出来，请大家研究商讨。

先讲夜郎国。据上海辞书





李白书法

出版社《辞海》释“夜郎自大”：“夜郎，汉代西南方的一个小国。《汉书·西南夷传》：‘滇王与汉使言：“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一州王，不知汉广大。’后因以比喻妄自尊大。”《李太白全集》中《流夜郎赠辛判官》诗，有“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两句。王琦注引《舆地广记》：“唐贞观十六年开山洞，置夜郎县，为珍州治。李白流夜郎即此。”《唐书·地理志》称：唐“置珍州，并置夜郎、丽皋、乐源三县，后为夜郎郡，隶黔中道。”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唐诗选》却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在杜甫《梦李白二首》的注文里说：“李白在至德二载（757）因入永王李璘幕府一案被捕入浔阳狱，乾元元年（758）流放夜郎（今

贵州省桐梓县一带）。次年中途赦还。”但在李白小传中却说：“李白受牵连坐罪，长流夜郎，行至巫山遇赦得还。”

从已知史料看，桐梓一带曾是夜郎国故地。但它的领域大小却难找到明确的界限。汉代即有夜郎国，唐代“开夜郎县”。遵义过去称播州，曾在四川界内，可能夜郎的边界历代也有扩大或缩小，因此在四川、贵州、湖南都有它的传说或史料，是可以理解的。

而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李白的行踪。李白《赠刘都史》有“为我谢明主，衔哀投夜郎”。《江上赠窦长史》有“万里南迁夜郎国，三年归及长风沙”。《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夜郎万里道，

西上令人老。扫荡六合清，仍为负霜草……传闻赦书至，却放夜郎回。暖气变寒谷，炎烟生死灰。君登凤池去，勿弃贾生才。”《流夜郎至江夏陪长史叔及薛明府宴兴德寺南阁》和《泛沔州城南郎官湖》两诗写流放途中还参加宴游。后一首诗李白自己说明：“乾元岁秋八月，白迁于夜郎。”这些诗句讲的是被定罪流放夜郎，但究竟到了夜郎没有，却并不明确。

《忆秋浦桃花旧游时窜夜郎》中有“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但这个窜字也说不准是在途中还是已在夜郎。也可能是已在夜郎，指望三年后到此处学道。

但写《在寻阳非所寄内》时，李白就确实是倒霉了。“非所”即牢狱。“闻难知恸哭，行啼

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继之是《流夜郎题葵叶》：“惭君能卫足，叹我远移根。白日如分照，还归守故园。”在中原是看不到葵的，此诗是看到了葵引起的哀伤，是“远移根”后盼望回故园。

《南流夜郎寄内》：“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这首诗确实是在夜郎住了一段不短时间之后，抒发接不到在豫章妻子的信的无奈心情。

还有两首诗，也可证明诗人是在夜郎写的。《流夜郎闻酺不预》：“北阙圣人歌太康，南冠君子窜遐荒。汉酺闻奏钧天乐，愿得风吹到夜郎。”此诗写李白在夜郎闻知皇帝恩赐臣子酒食，自己远在夜郎却得不到。郭沫若书中也提到这首诗，但他只说“因为是充军的罪犯没有资格参加庆典”，却不注意“愿得风吹到夜郎”这句诗，而这句正是说明李白人已在夜郎服刑，并不是在其他地方流浪。《放后遇恩不沾》也一样：“天作云与雷，霁然德泽开。东风日本至，白雉越裳来。弃独长沙国，三年未许回。何时入宣室，更问洛阳才。”这是李白在夜郎闻朝廷赦别的罪臣，自己却沾不到恩，被流放已三年，还未能回去。此诗所说三年这个数字，另几首诗也提到，可见是个实实在在的流放年月，不是虚的。郭沫若在他的书中不提《放后遇恩不沾》这首诗，“三年未许回”此话也未提。“三年”才是“长

流’，才能写出以上这样的诗，应该是容易理解的。

以上是李白的诗，读者可以从中推论李白是否到了夜郎。如果再看他的知心好友杜甫记挂他流放夜郎受苦受罪的几首诗，就会更相信李白确实已被贬到了夜郎，而且时间相当长。

杜甫《天末怀李白》：“凉风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杜甫写与李白同游或赠李白的诗很多，他当然知道李白被贬和李的重要情况。这诗是写李已在夜郎，时间不短，但音信难通。王琦注：“白流夜郎乃魑魅之地。”

《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稻粱求未足：薏苡谤何频。五岭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几年遭鹏鸟，独立向麒麟。”此诗不但写李白到了夜郎，而且有几年的时间遭罪。

《梦李白二首》，杜甫更是日夜忧心，怕李白有不测，一连三夜做梦都看到好友，以为是他的魂来相会：“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君今在罗网，何以有羽翼……”可见杜甫写的不仅是李白已到‘瘴疠地’，而且“在罗网”时间也已很久，处境可能很糟。第二首：“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孰云网恢恢，将老身反累。千秋万岁名，寂寞身

后事。”这些不朽的名句都是实写李白可悲的遭遇，如果李白仅仅是流放到半途就遇赦回家，时间就不会这么长，杜甫这些世代流传的诗篇就不会产生了。

李白诗云：“去岁左迁夜郎道，琉璃砚水长枯槁。今年赦放巫山阳，蛟龙笔翰生辉光。”但这个“放”字并非赦罪。后来在“巫山阳”呆了多久，无法论证。但根据前面“三年未许回”等诗句，他完全有可能在被放巫山之后还是“长流”到夜郎受罪，否则就不会有那几首诗。

李白是否被长流夜郎这个问题是应该以科学态度加以论证的，不是枝节小事。李白的诗说明他的确长流入夜郎三年之久，如果我们今天却考证出他只是在江汉流浪，压根儿就没到夜郎那鬼地方受过罪，他说了几次“三年”也不算数，诗仙能同意吗？郭沫若说他得“腐胁病”（慢性脓胸穿孔）是因为喝酒喝得过量中毒。但李白晚年酗酒，应该说是三年“长流夜郎”后更消极悲观的表现，这是唐昏君佞臣造成的，不能说李白不懂养生。

访夜郎得小诗一首：

叠嶂崇山访夜郎，

茅台美酒溢芬芳。

诗仙踪影知何处？

月照娄山路渺茫。 ❶

（闻山，原名沈季平，1943年就读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9年冬重返清华复学。本文选自闻山全集之《诗与美》）